

皇甫松文集（唐）皇甫湜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

东还赋

伤独孤赋（并序）

醉赋（并序）

鹤处鸡群赋

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

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上江西李大夫书

论进奉书

答李生第一书

答李生第二书

答李生第三书

答刘敦质书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送邱儒序

送简师序

送孙生序

送王胶序

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

送陆鸿渐赴越序

朝阳楼记

枝江县南亭记

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

吉州刺史厅壁记

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

夷惠清和论

编年纪传论

东晋元魏正闰论

孟子荀子言性论

笃终论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七

狠石铭

寿颜子辨

明分

公是

谕业

春心

让风

庐陵香城寺碣

护国寺威师碣

韩愈神道碑

韩文公墓志铭（并序）

悲汝南子桑文

祭柳子厚文

诗词

出世

题浯溪石

石佛谷

皇甫松文集

大隐赋（并序）

醉乡日月

（一）《说郛》残文

（二）《中华野史唐朝卷》陈尚君辑校本

诗词

天仙子二首

浪涛沙二首

杨柳枝二首

摘得新二首

梦江南二首

采莲子二首

竹枝六首

抛球乐二首

怨回纥二首

登郭隗台

古松感兴

劝僧酒

句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

东还赋

归去来兮，将息我以倦游。日月出入如忽忽然兮，何东西南北之悠悠。淹踵楚以辄宋，几途梁而轨周。旋巴邓兮结鞅，事崤函兮相辘。褫余魄于波澜，委予迹于灵丘。来默默兮无定，往区区兮何求。朝吾既去夫帝乡，越嵩华而并河。经淮水兮凌大江，抵扬州之寄家。亘年岁以不居，谓须臾息足于蓬蜗。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程途。时浩瀚兮月透迤，陟火岭之峨峨。既脱身于水险，聊憩弄兮云波。彼夷越之都府，于沧瀛之曲阿。将穷耳目兮又泝东南，眇千里兮烟霞。闽禹会冲，诸海亲日。飞虫伏蛭，铄肉消骨。溽蒸湫闭，浸淫欧郁。城薄沴兮云生，山遇炎兮火出。戾止逾月，馆城之东。垣堉肩及，庭芜膝容。屋下罗星，户内冷风。淖泥淤激，虺毒阴攻。地淹于泽，水贵于玉。疗渴者胝肩，趋庭者踵足。眠发夕兮反覆，坐终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尔居人兮谁寘于毒。驾言出游，期于少苏。乌夷犬戎，咽水噤衢。状貌群分，头角万殊。渠股反舌，虫声鬼躯。面绿眼青，眈<耳穴>远纡。见人惊异，直愕不起。忽如呵斗，侧言真喜。腥臊浊泽，吹鄜袭里。躬颠仆眩，岿然双止。入室何处，出门何从。冠带不袭，言词不通。茸果卒岁，轻葛御冬。朝避天火，夕逃海风。如何君子，栖迟斯邦。喟舒息兮无所，蹙郁咽兮谁与。安读书之下帷兮，乐儒行之环堵。苟吾道之无爽，又何陋于斯土。顾言之有常，虽蛮夷兮可处。燕市屠狗，赵人博徒。绝圣弃智，忘贫化粗。望见相识，闻声来趋。时与追随，聊宽须臾。云盎盎兮雨纷纷，夜明月而不见人。情眷恋于江介，梦绸缪于渭滨。公孙游兮莲勺，尼父聘兮蔡陈。一困身于王者，一固穷兮圣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于斯民。盍归来兮，无自苦恨。

伤独孤赋（并序）

伤独孤者，伤君子也，盖伤君子有道而无命也。河南独孤申步胜冠举进士，博学宏辞登科，典校秘书，不幸短命无后。其人也，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嗇之年，又亡其家，伤哉！余获知于君也久，而叨磨渐之益焉。不幸沦丧所知，追想其人，作赋伤之也。

惜逝者之日远兮，心隐惘而内伤。顾来者之不可与期兮，云谁嗣子之芬芳。思夫君之好修兮，企千载之相望。纡文章于六《经》兮，儒林为之有光。何事业之始酣，而志力之方刚。宜盛德之日新，俾滋大而炽昌。飞霜肃其早零兮，意惨惨而不长。俄销铄以委绝兮，还四气之无当。谓明神正直兮，始吾以为

信然。天赏善而听卑兮，吾乃今知其过之。必夷夷而长久兮，蹇烦冤而历兹。斯美人兮下泉，虽为芳兰兮谁与佩之。追往日之歌欢兮，曾宿息而不离。我不见其几何兮，殄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谓阳光而烜燎兮，遽蔑尔其焉之。忽左右之歔歔兮，若感恻兮虚仪。怀玉音之清泠兮，似属耳而依依。嗟眷想之若存兮，竟天地而长辞。愿一抚而无孤，更出涕而淋漓。闻古人所孜孜兮，贵身没而名存。颜冉不登下寿兮，无百里而愈尊。齐梁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兮，人不得而称之。呜呼！自古而固然兮，予何叹乎今人！

醉赋（并序）

昔刘伶作《酒德颂》，以折搢绅处士。予尝为沉湎所恼，因作《醉赋》，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尔。

沉湎于酒，有晋之七贤。心游于梦，境堕于烟。六府漫漫，四支绵绵。透随真淳，陶和浑鲜。遗天地之阔大，失膏火之烧煎。寂寂邈邈，归根复朴。居若死灰，行犹飘壳。车屡坠兮无伤，衣镇濡兮不觉。机发而动，魂交而瞑。合文子之淳味，反骚人之独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惧于雷霆。寓四体之合真，归一元而太宁。麴蘖既散，竹桂滋已。百虑森伤，七情分始。风飘火爇，矜夸跼踖。嗟海鸟之聚还，顾息肩兮未几。苏门子闻而笑之曰：子之于道，其犹醢鸡欤？彼至仁者之于天地，根性命于虚无。拂披聚散，脱遗寰区。形犹大象，心冥太初。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沉耳目之机。其解须臾，忧患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于时。为疹为毒，为狂为醜。负责人道，阴阳戾违。束乎巫医，驱乎有司。辱身灭名，痿肺淫支。狼狈颠蹶，为人大嗤。不得尽年，玉色先衰。曾不知都无醉时，使人困苦兮如兹。

鹤处鸡群赋

群鸡兮喧卑，独鹤兮超特。何静躁之殊致，顾仙凡之异德。今乃同处，斯为失职。恃轩昂之貌，栖耻凿垣；抱清迥之心，饿羞争食。恐沉于众，何德之孤。志在寥廓，迹依泥涂。恋祥云于紫盖，忆仙驭于清都。处众而将齐一鹗，离群而每羨双凫。孰曰其微易散，兹乃实繁有徒。在识家而竞入，悲得食而相呼。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憩霓裳于永夜，鲜玉羽于清晓。思太湖之澡刷，念秋汉之清矫。涅而不缁，素以为表。寂寞清唳，依违驯扰。同李陵之入胡，满目异类；似屈原之在楚，众人皆醉。或振羽以将鸣，或峨冠而瞪视。器器烦耳，纷纷扑地。安知警露之质，岂识凌云之意。独立不惧，诚则莫之与京；硕大无朋，所谓拔乎其萃。何忧乎彼众我寡，而患乎去同即异。惨澹无色，低徊不平。困眼前之扰扰，哀足下之营营。动必以诚，鄙度关之诈；戒之在斗，非擅场之名。谁恤大以舍小，念彼浊而此清。和而不同，卑以自牧。动忧违众，居常慎独。彼虽距似金，形似木，终羞与哂等为伍，孰虑夫下交之渎。

是宜翔金穴，集芝田，冀松乔于碧落，侣鸾凤于紫烟。而乃忽齿陋质于阶下，混庸众于君前。惆怅非所，昂藏自贤。顾彼鸡矣，相群若是。多多益辨，两两而比。自谓鸟中之贤，且具天下之美。与之游息，甚可嗤鄙。每戒比之匪人，常耻独为君子。时乎有在，物不终否。尔恶能浼我哉，吾当一举千里。

履薄冰赋（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为韵）

冰之积也不厚，人之履也难任。此焉投足，可为寒心。彼垫溺之攸虑，在恐惧而诚深。慎同数马之人，然非万石；诫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水始凝，冰未壮。乏六尺之为厚，非七月之所尚。螽斯之股兮犹且不同，齐人之紈兮曾无以况。虽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无殊坐积薪之上。股栗兮在兹，魂惊于所之。怵惕求前，岂人心之难测；趑趄有畏，类狐性之多疑。每缩缩而若坠，常兢兢而自持。与巢幕兮焉比，将临泉兮是拟。丈夫不处，斯畏其没身；夫子所惩，不惟于灭趾。徐子忘其故步，尚书越其素履。行自失于佻佻，舄无施于几几。视之岂无，履而若虚。非北陆积坚之始，是东风初解之余。水虫隔而纤鳞必露，秋蝉比而轻翼不如。当履道未成，其难汔济；纵善行无迹，不可踌躇。兢兢图其不败，震慑谓其将坏。步摇摇尔，式彰君子之行；身飘飘然，谁谓邑人不戒。如何克己，若此履冰。与习坎而相类，符执玉而可惩。故叠足是虞，侧身以进。言忘足履之适，自近廉隅；庶几心腑之中，无贻悔吝。得过陨易危之吉，靡濡首失容之鬻。行之止于三思，戒实先于六慎。

山鸡舞镜赋（以「丽容可珍，照之则舞」为韵）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质，蔽芾其毛羽。玩夫色，必自鉴以呈形；爰其仪，故乃见而屡舞。从裔壤，贡丹墀。未识傲傲之状，徒观采采之姿。是询孺子，爰发此思。知照水而自窥，尚且心乎爱矣。俾对镜而言舞，不劳歌以送之。于是烂出雕笼，莺成绮翼。奇章若缙，翠彩如织。瞥然影起，乍躩蹀以多姿；欻尔形分，遂踟蹰而可则。苞七步之节奏，备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逡巡。透雪彩而姿逸，洞银华而色新。锦臆双呈，因疑其若合；花毛两向，未知其孰真。视月中兔形自隐，窥台上鹊影惭陈。骇目自遗百戏，忘餐奚顾八珍。对百炼而流睇，翻五色而交丽。异巴渝而折旋，类夏采而行缀。摇金距非知善斗所为，转朱身庶与来仪相契。方激昂而匪懈，将偃仰而增锐。谁云不节之仪，式表能勤之继。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两边而分寸不差，一体而纤毫必肖。类凤因箫感，晒鹤为琴召。岂假为冠于汉，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于齐，方称乎观妙。宜其鸾回于绮殿，雪落于青琐。虽自好而则然，必假鉴而获可。变态尽其妍不，曲折拟诸形容。幸无私于一照，庶余光而可从。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问曰：盖闻昔之令主，体上圣之资，御大宁之时，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维寡昧，膺受多福，思负荷之重，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怠忽？至若穷神知化，以盛其德，经武纬文，以大其业，考古会极，通教化之源，明目达聪，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谬盭，岂无根源？爰自近岁，仍敷大泽，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导人心，省徭役以丰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葺国学以振儒风，督废职以振纲维，备众官以序贤俊，庶继先志，臻于治平。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功，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丕变其俗，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愈失乎？伫闻嘉言，无或隐讳。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得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岂曰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非造次而备察，才非错综而遍知。不必文采为轻重，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适变矫枉，渴于良规。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徵于前训而有据，议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以称朕意。

对：臣伏见陛下徵天下之士，亲策于庭，求贤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将以为虚策乎，将以求实效乎？以为虚策，则后之搢绅者观书于太史氏曰：“天子之忧人如此，急贤如此，徵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礼而问之。”斯亦足以为名矣。若以得人为务，社稷之计为心，则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问先之，以礼貌接之，造膝而言，虚心以受，犹恐惧陨越，而不得尽其所怀，况乎坐之阶庭，试以文字，拳曲俯偻，承问而上对乎？且天下之事，难一二以疏，举臣所当言，又有非臣下所宜闻知，清问所不说，又郁而不得发，强附之于篇，考视者必以为余烦，又摈而不得通矣。陛下何惜一赐臣容足之地，于冕旒之前，使得熟数之乎？可采则行之，无用则罢之，何损于明也？然臣不敢有望于是，谨旁缘圣问，粗竭愚瞽，倘陛下怜察其志而宽其诛，赐之异日之问，而卒其说，则覆照之下，形气之生，孰不幸甚！

制策曰：“盖闻昔之令主，体上圣之姿，御大宁之时，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负荷

之重，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怠忽？至若穷神知化，以盛其德，经武纬文，以大其业，考古会极，通教化之源，明目达聪，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子大夫将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忧勤切至也。臣闻尧舜以天下为己忧，而未以位为乐也。臣又闻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为国之经，而不忘夙夜，求贤咨谏，延及微贱，臣有以见尧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顺阴阳之和以育物，事无不序，动无不时，此穷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杀禁暴，则兵宜戢；文以经邦致明，则化必行。此经武纬文之大业也。崇礼而明义，好士而尊儒，斥魏晋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汉以前盛明之礼，斯考古会极之方也。任贤而勿贰，招谏而必行，屏近习之纤佞，进周行之骨鲠，斯明目达聪之道也。抑臣又闻先王所以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披颈负之萌，断非僻之绪，其义易知也。盖左右仆御，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礼者，出使足以尽情伪，居常足以助听览。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与公卿大夫讲论政事，史书其举，官箴其阙，以至于百工庶人，莫不谏而谤焉，济济多士，为之股肱，赳赳武夫，为之爪牙，兹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百执事奉朝请以进，而律且有议及乘舆之诛，未知为陛下出纳喉舌者为谁乎，为陛下爪牙者为谁乎？日夕侍起居，从游豫，与之论臣下之是非，赏罚之臧否者，复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夫裔夷亏残之微，偏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贞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诚能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日延宰相，与论义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进之，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对以进其词，可采者必行，有犯者无罪，王之爪士，宜择公卿大臣，总统而分理之，则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财不足丰，蛮夷戎狄不足臣，休征嘉瑞不足致矣，又何虑乎视听之表有所不周乎？

制策曰：“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谬戾，岂无根源”者。臣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王者之谓也。故人不从上之令，而从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轨度其信，恕己及物，自诚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以还，则异乎此，至诚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纵身以检物，虽砥砺其意，而事实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无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无为至诚，所以浇风常扇也；欲人之俭约，而不率之以卑宫菲食

，沉珠贵谷，所以侈物常贵也；欲远小人，而好悦耳之言，所以巧谀常进也；欲近庄士，而恶拂口之虑，所以忠直常疏也；勉人于义，而贪浊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为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则谬戾之本，其在兹乎？陛下诚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

制策曰：“爰自近岁，仍敷大泽，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导人心，省徭役以丰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葺国学以振儒风，督废职以补纲维，备众官以序贤俊，庶继先志，臻于治平。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丕变其俗，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愈失乎？伫闻嘉言，无或隐讳”者。臣以陛下涤瑕秽，而改行未闻，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在明赏罚，不在涤瑕秽也。故赏当善，罚当恶，天下晓然逃恶而趋善；赏当功，罚当罪，天下耸然远罪而趋功。则人自为理，而上无为矣，此尧舜之所以莅天下也。夫赏罚者报也，赏之失称，罚之不当，咎孰甚焉？伏见兵兴以来，开权宜之道，行苟且之政，台省之官，王公之爵，溢于州郡，遍于舆台，将帅之臣，借绯紫于使令，定官员而奏请，名器轻于土芥，操柄擅于爪牙，此其所以赏人而人不劝也。州县之断狱，月以千数，连年累纪，未闻有一疑狱而决于朝者，未闻有一屈人而诉于阙者，岂天下长吏尽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乡县州府，各自为制，所怒则专杀为常，臆断则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达，不其难乎？况乎赋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惧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罚人而人不沮也。赏之不劝，罚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难焉。虽涤其瑕秽，惠奸贷法而已，又何为也。伏惟陛下慎用赏，赏必当功，则天下之善劝矣；慎用刑，刑必当罚，则天下之罪沮矣。夫择人而用之，则僭滥不作，审人而赦之，则廉耻自生，如是则无所改其行，无所涤其瑕矣，又何足忧之？

陛下省徭役，而输劳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长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则物力何惧乎不丰，劳者何忧乎未艾？

陛下蠲田租以厚农室，而人犹艰食者，生者犹少而费者犹多故也。商乘坚而厌肥，工执轻而仰给，兵横行而厚禄，僧道无为而取资，劳苦顿瘁，终岁矻矻，滨于死而为农者，亦愚且少矣。况乎两税不均，失变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赋，随长吏自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释之劳逸，轻田野布帛之征税，蠲横暴之赋，减镇防之兵，则耕者如云，积者如山矣。臣请再为陛下精言之。夫贱珍奇之货，斥雕琢之淫，则工商之道自息矣；黜异端之学，使法不乱而教不烦，则老释之流当屏矣。且天下所以憇憇然者，岂非以兵乎？使税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复者，岂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边备未可去，中夏或虞，镇防未可罢，若

就其功，则莫若减而练之也。今之将帅，胜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众以固权位，行赂以结恩泽，因循鹵莽，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事乎？今若特加申令，使之教阅，简奋勇秀出之才，去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多而无用，何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虚张名籍，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今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分之兵，又可省其半矣。夫众之虚，何若寡之实乎？一则以强兵，一则以宽赋。若江淮州郡，远寇戎，属清平，自非具使令备仪注者，一切可罢，以其经费代征徭，荡逋悬，然后慎择长吏，曲加绥抚，不四三年，而家给人和，则横暴不作，赋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于人犹艰食乎？

陛下葺国子学以振儒风，而微言犹郁者，盖其所由干禄而得仕者，以章句记读而不由义理故也。若变其法，则可以除其弊矣。

陛下督废职以补纲维，而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者，实有司之罪也。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养交，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兴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习而为常，渐以成俗，标异而圭角者，悔吝立及，和光而湮泥者，富贵立须，虽陛下焦劳聪明，如此之切至，将何益焉？伏请下明诏为画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绩，然后许迁擢，考功之殿最，焉敢阿比而干刑司？则能者日进，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绩，将褒扬纪述之不暇矣。

陛下备众官以序贤俊，而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者，由在上者迁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犹以为多，曲轮直桷，各适于用。今则不然。举于礼部，则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采。选于吏部，则曰声名者虚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则惧华而不实，敦质者则惧朴而寡能。冠盖之族则以为因依，微贱之人则以为幽险。上求之愈切，下损之弥细。夫士何负于有司，而乃蹇顿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积，抑郁在下，一朝阙辅相之职、卿大夫之官不得，则曰岳不降神，时之乏人。于是循环其所已用者递迁，居上者不知格限，无闻声绩，或一时超拜，或再岁四迁，以是为道当然耳。是仕进之门常阖，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权，当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圣，夫岂不欲国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岂不欲人之足用乎？盖从来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岁各举所知于礼部，礼部于计偕常选之中，访察推择，得其人，则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则必行殿罚，以惩逾滥，则周之以宁，舜之以封，坐而致矣。乏才之叹，何有于圣朝哉！

陛下谓“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

”者，由有司长吏不得其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伏见赦令节文，周备纤悉，空文虚声，溢于视听，而实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圣德不宣，王泽不流，虽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忧勤奉职，又何为也？夫将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纲以张万目，澄源以清万派，则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广而难济，事繁而愈失也，实承诏将事者之罪耳。

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而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寡？酌于中道，其术如何”者。臣闻古之道不可变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纣，周之幽、厉，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乱；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元之际，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赡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闻，一吏之犯得以诛，由此致也。是政之举，化之成，则田自均，人自赡，而天下陶然化矣，岂待曲吏而事为乎？其与贞观、开元，非异时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职，徒易其制更其业，扰人敛怨而已耳。

制策曰：“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非造次而备察，才非错综而遍知，不以文采为重轻，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适变矫枉，渴于良规”者。今之取士，以文字记读为法，其素履实行，则无门而知，使由文字而进者，往往犯奸赃为梟獍，以成其弊也。乾元以还，版籍斯坏，所在游寄，莫知从来。伏惟敕天下人士，未归者一皆复贯，愿留者则令著籍，置乡校县学州庠，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自乡升之县，自县升之州，自州升之礼部。公卿子弟长于京辇者，则使之必由太学，然后登有司。如是，其幼弱，其壮老，发言举足，云为进取，可得而知矣。然后参以才艺，试以器用，诚取人之急务，伏惟陛下裁之。若资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资荫之常调者，仍宜旧贯，贤能之士，则行臣向者之谋，从有司长吏之举，其赏必行，其罚信焉可也。

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征于前训而有据，议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以称朕意”者。臣闻古者山林藪泽，皆有时禁，动作之为，无差《月令》，则六气以序，百祥以来，而生生之类，莫不跻仁寿之域矣。今舍此而不务，杀胎毁卵，伤仁挠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断天下之屠，欲蕃物产而祈福佑，斯亦无谓矣。伏惟陛下动遵《月令》，前训可据之文也；事稽时禁，当代易从之道也。施之而不已，执之而有恒，则帝皇之美，远惭于今日矣。臣谨对。

上江西李大夫书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力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辞其亲，甘穷饥而乐

离别者，岂有二事哉，笃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声茂功，铄光保大，不绝勋而穷名者，亦无异术焉，乐育材而得人也。人无所知，虽贤如仲尼，穷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虽圣如唐尧，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于人，下之求知，相须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难者，何也？盖以在位者居高而听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贱，其事势不同，出处相悬故也。况乎上之人负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负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须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难也。混自学圣人之道，诵之于口，铭之于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虚华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抱特行者混众人，抱奇才者乏卓识，智与愚相混，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栖栖，犹郁郁而无语。窃以阁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职，独智杰出，孜孜以下问，收接而博观，自江而西，沉潜液泽，传之天下，汪洋喧闹。是以发愤而来，非有他也，欲以望阁下之辉光，窥阁下之深高，下靡豪杰之风，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严而省览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无以浅微，察其辞，观其志，而不录其罪，幸甚。谨献旧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惧于旌门之前。

论进奉书

臣闻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产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材，诚宜推至公以示无外。今国家既有公府，又为私藏，使州郡贡赋之外，进奉相及，恐非以天下为家，示天下无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贡，生产有常，履亩之收，等籍既定，人识所出，吏难为奸；进奉既无程度，莫知纪极，恣横徵发，因缘赃私，驱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欲。惑君之聪明，实大奸之门，大罪之窠也。臣虽熟知陛下上圣之姿，深仁之理，凡内藏之实，以充宴赐，非务积藏。如四远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后嗣平中之主由此而伤俭德萌侈心何？虽汉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泽之利，终不若领之于大农也。且地之财无尽，王之用不会，何必固之内府，以开滥关耶？伏望陛下罢内府归之公藏，约别进合之古制，徵敛有常，财用无亏，绝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全大体，兴大和，天下大幸。伏见正月十一日赦书，陛下深念疲民，恳责贪吏，往之随使贡来，一皆罢之，此实白日之明，层云之泽也。凡诸州府，必有羨余，不归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伏请每使当罢，必上其数而谨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罢羸，以代蠲免；军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给其费，以供其须；居常之岁，闭藏以待时，无敢散泄而干刑司。如是则大贲于人，大伸于用矣。

答李生第一书

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

，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鸟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汲汲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纪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疏忽，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载拜。

答李生第二书

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勿从，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按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仇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

者乎？“被薜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为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傍，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曰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载拜。

答李生第三书

湜白：时论所以难，在谕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万转，不迁于末。则荡而失，其愤眊毛无睹，噤噤相訾，何所得哉？始与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论止于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后参正流焉。譬与生说先牛马，以说骆驼，而非云也。云以无伤于正，犹《易》之凡言“无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有咎，由慎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亦曰：义。生以凡目之，当是读书未熟。自仆云无伤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当尔也，所以千年圣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谓之妖，可乎？假如妖星荧惑，天所常悬，牛溲马勃，地所常有，是常乎？生何窒！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质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玄黄之用，可乎？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耳。请考之于实。生为易矣，试为仆作难者，视何如相如、扬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词》、《史记》、《太玄》之不朽也，岂为资笑谑乎哉？如鸟鹊啁啾，声断便已，人如不闻尔，何足贵也？所言《诗》、《书》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多，奇处少尔。《易》文大抵奇也，易处畿希矣。孟子常引《诗》云：“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岂周遂不遗一民哉？仆之言犹是。生云知难而退为谦，是知不可取然后止，非可取而不取也。菽麦异

生而师惑之，何哉？生之师且惑菽麦，生卷中文能囊括天地耶？此不逊悌之言，吾不信也。《诗》载臣之讥君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过于以时奉讥也，诗人尚不闻得罪，生何讳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奉书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读，读则不告也。韩退之复张籍书曰：“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固将无所得矣。”生勗之而已。

答刘敦质书

湜求闻来京师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颠蹶，二年以不试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轮鹿轴，而求疾驱迅驰，祇是见其坎坷，杭杭輓款而来不安，未见其能取一也。退则惟，其初未通人事，谓人之得失，或为在己，始求宾兴，眼中始无人，而心巉然。谓其天下公议可抵而掇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时，凡所出行，动与今戾。其所闻见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势，自取穷辱，不能展转其心，乃于再三。夫如是，可以怨天耶，尤人耶，罪时耶？纵横耶，反复耶？无所归适，乃幡然复故，即日装贫策羸而归，将复愚见自钝喑于数晦，永无夸人之望。出潼关，历峡游洛，顺河而东。一路逢识友，为道所归者，其疏者口余，亲者面余，咸以为年未胜冠，当役力于名达，锐心于取进，而遽以行止为论，是为佻薄，为太早计。谋进而黜，退而不能。以为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可当遽归，何言止耶？则颜子当奔驱进取，不宜遽安一室闲而乐也。然而颜子安之者，时也。以为老而将亡，然必当止耶？则太公当幽潜伏死，不宜复出磻溪而干文王也。然而太公干文王者，时也。夫行止何惑哉？不先时而已矣。

又有以荣为谕者，是又不然。以所闻所得之道，在于我者也，故不由其道矣，虽富而贵，为辱滋甚。顾吾道何如哉？必富贵而后荣，是秦齐梁楚之君当与大舜侔，曾参不得为孝，猗顿动天地矣。且今之取进者，曲拳折人，非以为屈，疾趋卑拜，非以为冲，妾妇（全唐文：妄归）听以拘录细计，骋门室之辨，钩色适之欲，以入其身，必见以为恭，低颜以为愿，且悦其所为容焉。必以在乎群萃，默其口而止，蓬其外而起，理吾尽知之矣，然而未言，道吾尽知之矣，然而未行，不必为粹深浅慎，且不测其所为与焉，必下矣与其上，援之声与力，拔与双，登而叠取，阶崇而级厚，颀然不知羞，偃然如固有之，其所为然也。且直己行道之人，常其礼貌，定其交际，身不以形势屈，口不以观望柔，行特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惟道所存矣。夫顺人之与拂其人也，岂不悬哉？必怒其所为矣。在于群萃之秀出，心畏所加，识之高下，目之所取，动而正则枉者嫉，为而是则非者形，默则相忌，云则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贵，名之白，声之充，难矣。固当决郁而未通，密

塞而归，浪滂而不救，亦其所为然也。

《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传》曰：“见险而能止者知矣哉。”困则知变，穷则思反，必之后图，余惧其无所为及也。行当持手于穷涧，贯利濒江，谷土练麻而养，逍遥温饱，期不失其所以为心而已，自外皆休请矣，人心为何如也？夫穷与达非其相反，皆系于所遭。今达而光，吾师禹皋陶；穷而独善，吾师颜子；穷哀天下，负其道以轘轸诸侯，以全仁义，吾师仲尼。古圣人迹之得失何殊，未全闻彼泰其心，此改其乐也。故士无遇不遇，视其时，当其道，不失其己。百经堕时，董生之贤，乃赋《士不遇》，司马迁又从而悲之，《离骚》之文，又大于哀，自非迹圣人，必有偏而不起之弊耳。比在城游，群而处，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余面而已，是以愤懑而谁说，意气不得泄。今又远去江南，若复默口，将惧无复，故出兴舒叠倭指而质言之不惭，亦唯子之故也。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送丘儒序

吾居河阴，邱生敲门请曰：“儒贵求知，予谨自露，愿以是非赐决。”语其学如猗顿之富，听其文如清庙之乐，观其刻意厉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惧秦刑。吾惊而与之游。逾年，斗其艺于洛下。吾远来游洛下，谕之曰：“子知市乎？怀贝玉以如名都之肆，未有置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盗而困矣，子将安贾哉？京师贤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门不容子也，他门容子。谨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类固少，势能移事者，稀为一不知为一相移，白变而为黑，倒上而为下，吾末如之何也矣！”生不信而试，果困而见吾。酌酒而贺之曰：“谨持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诺。”乃叙其行。

送简师序

凤羽而麟毛，鸟与兽也，《经》《传》以比圣人，岂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师虽佛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仁义其心，虽未齿于士与凤麟类矣，不犹愈于冠朝冠、服朝服，或溺于淫怪之说，以敦彝伦者耶？呜呼！师吾独贤也。刑部侍郎昌黎韩愈既贬于潮，浮屠之徒，欢快以抃，师独愤起访余，求叙行以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可者。呜呼！悲夫吾绊，不得偕师以驰。

送孙生序

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饥，教益颓，天下将芜，而始浑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孙生天与之学，独晓然于厚夜，聪然于大醉，发愤着书，攻而指斥之。其词骖骹

，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为断，庶几万一悟主救人者。呜呼！不得古人而与之，必也生乎。除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愿也。彼髡褐虽翳地，其无足忧乎？西江之涯值生，尽出其说以为挈而见余。余既悲而异之，乃约其言。

送王胶序

始湜于江陵，望见王胶而异之。知其为胶，又悦其胶名之不凡，然未之谕。不忍而问诸，胶乃称曰：“胶之为言，犹牢固也。胶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迁，将固吾初心与吾交，勿以利迁。将固吾心与吾交，犹惧醉睡病昏之时，忽然而忘之，故以胶自名。欲吾造次颠沛，起居意问，记吾心守与交也。胶以进士举，进士尤轻其流，惧混然与之化，惧书绅铭坐之怠疏，故以胶自名。”其始望见胶而异之，又悦其名而与之交，又悦其言诚其意耳，又悦其与吾业同，遂大悦之，征其文章。乃出累百篇，其歌诗高处用古人，其录述词壮而有奇。然后吾与胶见其才之全，其为人之诚也。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将荐胶而未具，于西行，序以先之。

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

吴中山泉气状，英淑怪丽，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清唳，与虎丘天竺诸佛寺，钩绵秀绝。君出其中间，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君字逋翁，讳况，以文入仕，其为人类其词章。尝从韩晋公于江南为判官，骤成其磊落大绩。入佐著作，不能慕顺，为众所排，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飘然若将续古三仙，以寿九十卒。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鞞头，眸子了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鹭也。既接欢然，以我为扬雄、孟轲，顾恨不及见。三十年于兹矣，知音之厚，何尝忘诸？去年从丞相凉公襄阳，有曰顾非熊生者在门，讯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诗集二十卷，泣请余发之。凉公适移莅宣武军，余装归洛阳，诺而未副，今又稔矣。生来速文，乃题其集之首为序。

送陆鸿渐赴越序

君子自数百里访予羸病，牵力迎门，握手心喜，宜涉旬日始至焉。究孔释之名理，穷歌诗之丽则，野墅孤岛，通舟必行，渔梁钓矶，随意而往，余兴未尽，告云遐征。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吾子所行，盖不在此。尚书郎鲍侯，知子爱子者，将推食解衣以拯其极，讲德游艺以凌其深。岂徒尝镜水之鱼，宿耶溪之月而已？吾是以无闲，劝其晨装。

朝阳楼记

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先时此州无政，有闻土秽水烦，人创吏侵，田亩莠而不垦，城郭牢而不实。时唯李君，奉诏而来，一年粗洽，二年称治，三年大成。顾郡之城，制狭而专，门墙枳扃，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气乃上，暑之燔烁，清风不下，人慢吏褻，无严诸侯。于是掠傍入之利，乘可为之时，端景相势，凝土度木，经营未几，兴就巍然。登闳丰崇，高明郎融，耽耽尽饰，沉沉生白，致积阴于多阳，散温沴为祥风。公庭若虚，炎天若秋，兹焉观游，其政优优。密亲严客，嘉肴旨酒，兹焉宴喜，其乐亶亶。朱衡旅楹，君子攸甯，飞磴云基，君子攸跻。乃及月春，乃择清辰，宴豆既陈，宾寮有容，肃肃累累，讫声以止。天地若开，山川如新，原隰成文，云霞相陵，荡远目于天涯，丛一境于阶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晔于光，暝烦之脱于身。毕夕皆下，熙然满足。以其直城之东，目为朝阳。《诗》云：“凤凰鸣矣，于彼朝阳。”前代之良二千石，若东莱、颍川，是鸟咸集，兹楼可以树修竹，列高梧矣。金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己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远，夙夜其官，声绩用明，羽仪之拜，日月以数。嗣而居者致远，请标畴克于将来。

枝江县南亭记

京兆韦庇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录，以直裁听，群细人增构之，责掾南康，移治枝江。百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适旷怀。俯湖水，枕大驿路，地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岸缘崖，立芰圆葭，诞漫朱华。接翠裁绿，繁葩春烛，决湖穿竹，渠鸣郁郁，潜鱼历历，产镜嬉碧，净鸟白赤，洗翅窥吃。缣霞縠烟，旦夕新鲜，吟唳喧啼，怨忆情绵。令君骋望，逍遥湖上，令君宴喜，弦歌未已。其民日列，欢游成群，使纓叹恋，停车止征。实为官业，而费家贲，不妨适我，而能惠众。呜呼！是乃仁术也，岂直目观而已乎。人知韦君若是也多，惜以赤刀效小割，异日赋政千里，总戎疆场，吾知其办终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为作记，刻于兹石，以图永久。

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

在《易》之爻，二与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四之多惧，以近君也。今州之近县，当刺史理所，其难为与支县相百，宜矣哉。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材竹铁石之贍殖，苞筐纬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故官人率以贪败。令日两趋州衙，退祇承录判将校，事之纷错，率相关临，烦言易生，凡事难专，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创罢，征赋发断，其人益讹，与处险易以亡匿，尤轻犯禁。夫以不专之理，理益讹之俗，承积弊之余，虽使冉季复生，将不能也。今清河张君儂为之理，适得良二千

石，俾颀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张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剽繁决剧以通敏，弹豪纠黠以沉断，清白之操，较然绝类，便安之谣，流而远闻，宜举其卓卓，以敦沮劝。县之故习，令将之邑，佐发敛，盛粮缙，具车航，千里迎拜，君以让却之，单航赴官，则吏皆廉。县之故习，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备器用，团乡次役，以供刍粟，君以法谕之，一切禁绝，则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诚，促严吏家慰懋民户，故秋夏之税，先期而集。宥过以容不逮，奖能以劝不修，为魁而萃顽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简，期月而治。以俸钱葬枯而恩浹，以家饮救渴而泽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养，麴复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实。和气潜通，连岁大穰，庭内闲闲，似密与蒲。余既堙厄，斥置于此，始来而宏农杨君敬之具为余话君美谈，既接益久，得实其闻，乃刻山石，饘厅壁，盛之以观永久。

吉州刺史厅壁记

自江而南，吉为富州，民朋吏鬻，分土艰政。盖以近岁，适兹不幸，绍继无状。大官以降为者，羞薄而不省务；子弟以资授者，侵欲而不顾法，州遂疮痍。御史中丞张公历刺缙、云、浔阳，用清白端正之治，诏书宠褒，赐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车之初，视簿书，簿书焚如丝；视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诘其官，皆眊然如醒；登进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眙泉久，于是大新其典，为之开之以修省简便，键之以勤强练密。凡事从宜处约，以躬率之，省费一倍。法防既周，铢两之奸无所容，墨俗斯息，单民得职。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富而教，至于无事。百姓扶老提稚，载路而歌曰：“昔吏，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铅亦为铍，跣亦为廉。始继而苦，终优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抚之，鰥寡有怡，流亡既来。徭税先具，污茨尽开。向覆官仓，仓无斗粮。公来几时，积粟埋梁。向阅官库，库无尽缙。公来几时，山积层层。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莲猗猗，合蒂公池。公有异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冀闻京师。天子明圣，恩光远而。”于是掾吏将卒，趋伏固请，愿书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记，本以志善悛恶，名氏迁次末也。矧东西之旧则补，今用绝编，以首能为政，垂为后式。

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入州门东，六曹之联事所署，都其任者，厅于门西。经始之意，众未喻也。前刺史李君为政更年，大惠一州，记征始闻，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遗。步览庭内，顾以兹为不厌，虑材鸠庸，即日即工。冯宽显构，相前增葺，俨然华就，翩然乐迁。六县之骏奔，于是乎肃序；百胥之事，于是乎总齐；群官之退食，于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变法，其斯之谓乎？录事参军既荷宠饰，有怀章示，具以厅壁为记，宜异也，谓湜书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记。

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

荆山之南，府压上游，置尹视京河，置使视扬益，同巴蜀吴越之治。臻自上古，为天下敌，在今为咽喉之地，制荆南之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坚，扶之必以枝，毂之环，运之必以轮，其宜介之庸贤，乃使之幽光也。御史大夫河东裴公，尹正大都，节度群州，置幕柬尽敬之诚，以序宾客，得宏农杨用义，首分于其军。膏宣烛明，风助震声，蹲蹲貔螭，万肺如串，乃新治所，爰奠宾客。前是相承，即据而安，以耆容蔽，以稚凭顽，既谬既渎，瑟缩未帖。兹止厥位，俾齐厥务，于是用义立厅于此，不逼不丰，退食从公，式治于中，爰得我容。思耆定于永久，莫若书壁之白，故用义索我以文。

夷惠清和论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至饿死而不顾，是以孟子谓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谓之和。若校之圣人之道，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挛拘之域，不凝滞于物，通塞若水，变化若龙，动之谓圣，静之谓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称，安肯立恶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饿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平处，在于清和，互有长短，请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标表于不灭，蹈臣子之所难行，信道之笃，执之如山，嫉恶之心，恶之如鬼，清风所激，有心必动，此其所长也。至于《传》之泛爱，《易》之随时，圣人之权，济物之义，岂止未暇，亦将有妨。若柳下惠，辱己以求利物，洁身以事无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莸虽同，河济不杂，此其所长也。至于无道则隐，乱邦不居，而饮盗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宽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则清和之用于与夺，功虽均，然清之流矫于前而激于后，使万年乱臣贼子惧，贪夫恶人耻，且众人之难为者也，和之迹，疑于往而敝于今，使夫偷苟之辈有容，贪利之徒得语，且众人之所易为者也。颜回曰：“舜何人也。”孟轲曰：“谓其身不能，是贼其身夫。”然则士之率性饬躬，立志希古，当以圣人为准的，中庸为慕尚。力苟不足，甯中止焉。则清与和皆非通道，不可准则。若遁迹而辨，以矫俗为心，必不得已，愿附清者。

编年纪传论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若论不足以析皇极，辞不足以

杜无穷，虽为纪传编年，斯皆罪人。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着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此后与《文苑》段落不同），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及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唯荀氏为《汉纪》，裴氏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说，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如南、董，亦无上矣。倘舍源而事流，弃意而征迹，虽服仲尼之服，手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为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东晋元魏正闰论

论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传之尧，禹传之舜，以德禅者也；桀放于汤，受杀于武，以时合者也；秦灭二周，兼六国，以力成者也；汉革秦社稷，以义取者也。故自尧以降，或以德，或以时，或以力，或以义，承授如贯，终始可明虽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汉，晋得于魏，史策纪载，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万代无异辞矣。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圯耿，盘庚之徒亳，厉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着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纣之化，商士为顽人矣；因戎之迁，伊川为陆浑矣。非系于地也。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流风善政，史实存焉。魏氏恣其暴强，虐此中夏，斩伐之地，鸡犬无余，驱士女为肉藿，委之戕杀，指衣冠为刍狗，逞其屠刈，种落繁炽，历年滋多。此而帝之，则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饿，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

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又曰：“周继元，隋继周，国家之兴，实继隋氏，子谓是何？”对曰：“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奸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子荀子言性论

论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其善者伪也。”是于圣人，皆一偏之论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圣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文王在母不忧，在师不烦；后稷不坼不副，克岐克嶷之，谓上智矣。齐桓公以管仲辅之则理，以易牙辅之则乱；子夏出见纷华而悦，入闻仁义而乐之，谓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状；叔鱼之生，溪壑之心，谓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恶者，得称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称性恶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圣人，皆一偏之说也。穷理尽性，惟圣人能之。宜乎微言绝而异端作，大义乖而偏说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岂特开异门，故持曲辩哉？盖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说，原其始而要其终，其于辅教化尊仁义，亦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趋下，物诱于外，情动于中，然后之恶焉，是劝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亲，长习于教，然后知焉；人之幼不知礼让，长习于教，然后知焉。”是劝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一则举本而推末，一则自叶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说，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虽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尧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则不及者斯怠矣。《书》曰：“唯人最灵。”《记》曰：“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则轲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乎。

笃终论

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马不如速朽，季孙璠琦，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汉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槨，备存器物，无异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吾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籩箪裹尸，择不毛之地，穿坑下尺。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斋《孝经》一卷，示不忘孝。籩箪之外，便以亲土。若不如此，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七

狼石铭

狼石苍苍，骊山之傍。鑿朴礧癥，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谋之不臧。七十万人，兹焉惶惶。发石此山，言础于坟。若有凭依，屹住中逵。淫刑蹴迫，人力无施。故老相传，以狼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树。不葛于沟，有薪于野。后圣有作，缘情不忍，为之棺椁。其在唐时，则维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坟而象山，下锢三泉。穷珍总奇，力瘁财殫。驱逐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愤其凶。谪戍一呼，九州风从。白挺棘矜，指麾崤潼。险阻不阖，干戈倒锋。尸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颗无依，不十年中。禹葬会稽，不改其行。圣德洋洋，厥飨久长。至于汉刘，释之而言。中如可欲，犹隙南山。矧私其身，以尽其人。刻词狼石，炯戒千春。

寿颜子辨

土与水、火、风，杂为千品万殊：大凡太虚之中，形而有者，皆主于土；挥而动者，皆主于风；液而通者，皆主于水；跃而养者，皆主于火。天地之与稊米，醢鸡之与应龙，虽殊大小，必质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后为一物。抑四者能为质，不能为知者也。动焉四，不动焉四。四者能质不能知，有虚而灵者合焉，以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合乎是为知，若角若鳞，若飞若走，举为其属；不合于是为无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举为其属。最灵者人，人之中为心，心之知为神。人之生也，质乎土、风、水、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气旋于虚，而反于土、风、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质固化而无矣；若心之知，则未知其处焉。而人见其质之化也，谓知亦从而亡，岂不愚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虚而灵，其不可为无也。如其质也，游冥而化迁者也。夫心犹水也，水清则挠而浊者不存，存则不清；心犹镜也，镜明则尘埃不止，止则不明。圣与愚，受于初一也，圣人莹其心而窒其诱，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负其心而薄于外，是以闭天下之理，故其心尘而结。清而定者，离其质也，玲珑兮太虚之中，动而合，则为文王、仲尼，顺而安，则必始终天地。尘而结者，离其质也，狂攘兮太虚之中，转而合于有，则为禽为兽，其于人也，为愚为凡，于草木者，无所不为矣，虽欲少安，得乎？推是而言，则彭祖为天，而颜子为寿，盗跖为杀，而比干为终。

明分

天下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孰谓人？君子、小人是也；孰为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彼诚君子矣，为之无不是；彼诚小人矣，动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过为嫉恶，誉人之善为乐贤，言己之光美拟于尧禹、参于天地为昌言，顺则为周公，变则为伊尹。其心定矣，其归一矣，虽万殊百化，一于君子而已。所谓左之左（《全唐文》：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右（《全唐文》：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过人为毁訾，其誉人为

比周，言己之光美为矜夸，变则为贼，顺则为伪。其心定矣，其归一矣，虽万殊百化，一于小人而已。所谓天下之恶皆归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横天地，绝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湜次扬州，其地面大江而负山。往时城郭，牵于形势，以是一州南其东向，府县室闾涂井，凡居处举即其向，狃于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屠某，初为表景以端之地，以县之于一祠，犹约南北甚正，而居之中，人为偏焉。予尝途往，车者凝视。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于众，不知甚正也。祠之断事者，将堕其志反其面焉。余知其始，为止之曰：“反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谓此疑也。夫不唯倒之，而又毁之，罔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于山泽者，皆鸱枭麋鹿也，彼麟独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后知其麟也。昔周之季也，王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私幽险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为闻人，必遭仲尼，然后知少正卯之罪也。向微仲尼，则麟怪而少正卯闻人乎？今无异词矣。今是州与祠，其颠倒有似焉。则知直者寡而枉者多，夺寡宜矣。以枉者定之，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遇而后公是焉。噫！无其遇者亦众矣，余不知也。”不果。

谕业

《逍遥游》曰：“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必聚粮。”此言务远则积弥厚。成安君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言持不实则危。一则寓言，一则武经，相发明其义符也。故强于内者外必胜，殖不固者发不坚，功不什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两不可以角敌。号猿贯虱，彻札饮羽，必非一岁之决拾；仰马出鱼，理心顺气，必非容易之搏拊；浅辟庸种无嘉苗，颓絢疏织无良帛。夫欲利其获，不若优其为获之方；若欲显其能，不若营其为显之道。求诸人不若求诸己，驰其华不若驰其实。彼则趋起于卿士之门，我则婆娑于圣贤之域；彼则巾车于名利之肆，我则冠履于文史之囿。道寝而后进，业成而后索。与其劳于彼，何若勤于此；与其背于路，何若赍于家。求售者声门而衒贾，致贱者深匱而俟价，求聘者自容于靓妆，取贿者嫌扁于密影。鲋可荐也，不虑纶罟之不逢；橘可贡也，不虑包匭之不入。务出人之名，安得不厉出人之器；战横行之阵，安得不振横行之略。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语变。体无常轨，言无常宗，物无常用，景无常取。在殚其理，核其微，赋物而穷其致。歌咏者极性情之本，载述者遵良直之旨，觴类而长，不失其要。此大略也。

夫此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经子史至于近代之作，无不详备。当朝之作，则燕公悉以评之。自燕公已降，试为子论之。燕公之文，如榷木柟枝，缔构

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之文，如应钟鼙鼓，笙簧錡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貔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李员外之文，则如金舆玉辇，雕龙彩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凡。独孤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杨崖州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力，动心骇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横敞，廊庑廩厩，户牖悉同，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竦观。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诸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悠然高远。故友沈谏议之文，则如隼击鹰扬，灭没空碧，崇兰繁荣，曜英扬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绝景。其它握珠玑、奋组绣者，不可一二而纪矣。若数公者，或传符于帝宰，或受命于神工，或凤翥词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或攘袂班扬，皆一时之豪彦，笔砚之麟凤。今皆游泳其波澜，偃息其林藪，铨其一揖之旧也。而骤以谕业之言，动子之志，诚未当也。遂绝意随计，解装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规，达先难后获之通理，将为勇退，真勇进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贵子之不忽，因源流遵业而列谕焉。

春心

恨不乐兮何乡，江之上兮山之阳。日迟迟兮正春，草茸茸兮既长。见美人兮未可以求，蹇愁余兮此时。出郊垌兮遥望，缘千里兮满芳菲。山萦郁以四周，溪潺湲兮数支。花思林兮苔媚石，水光摇席兮烟染衣。鸟嚶嚶兮声急，何孤游兮不归？顾驰逐而纷烦，非余心之所希。欲淹留以愉衍，非余心之所期。直目兮思熏，伤心兮感兹。折桃李兮有赠，意不遂兮天之涯。爱韶妍之悦怿，惧日夕之差池。春兮何来之迟而去速，使余汲汲以伤悲。

让风

昨以南昌，迄于建昌。悠悠三千，厥路何长。值子之喜，逢时之祥。高桅引帆，月抱虹张。纵飞挟箭，疾激无妨。仆夫讴愉，怀戴难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终朝之程，百里之赊。翻然怒号，格在滩沙。汹汹湍波，蛟螭磨牙。胡力甚易，为意思哀。若曰昨非相恩，今非相戾。余本无心，于君自尔。而不可寻，则不当庙食于天子，名书于太史。既依巫祝，乃命姓氏。拔木周郊，乱军睢水。胡有知无知，之一彼一此。能动天地，其唯精诚。日回鲁歌，霜击燕庭。自我淹留，凡几晦明。咫尺燕越，心如悬旌。曾不余感，孰称尔灵。尔之好正直，今我与尔同好。尔之道聪明，我又与尔同道。自宜响应，丕俟昭报。

庐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于乾夫，姓翟名宣。弃地为园，开池引泉。日以昌大，登闻于天。再敕寺人，丰护群鲜。长史承辑，缔构绵连。殿堂峙起，裴高实然。洪收路分，平起之年。奏移古额，始为寺焉。厥后悠久，僧志不专。风消雨淋，蛟漏雀穿。丹白侵剥，阶甍顿迁。朽树栝堤，涸鲋愁鸢。迄于元和，翔历三传。刺史维崔，嗣绩于前。于是远公，奉命始旃。岁年荒歉，功加不延。郑牧来兹，修架是先。经之营之，门房洞褰。列库丰厨，危危掀掀。郑君既移，谁续其编。灵师作主，亘公来禅。大饰图像，益崇榱椽。百祀来胜，江山助妍。宜序于铭，以刻于坚。既序既刻，光流亿年。

护国寺威师碣

师讳承威，姓刘氏，河南洛阳人也。幼而静定，病天下无古今无贤愚，大驰于势利，没死而无悔，掀然逸发，不惧过正之讥，遂以弱年，奋其独知，从照师问佛法。次从光师受僧律竟，依同学广师、证师讲习其传。天宝八载，始如敕度居东都敬爱寺。十三载，诏置护国寺于河阴，御题虽挂，一篲未覆，苍然古原，架构无时。于是千僧百贾，相聚谋曰：“将成大功，实资众力，若非盛名丰富，孰能议而建之？”乃相与设金翠云缨花香之饰，迎请吾师。以至德丁酉岁，适来爰止。师以为造作土木，为尤滋久，就危山无人之境，辟蒿莱不田之地，比之妨闾害谷，不犹愈乎？铲其榛崖，才容足处。周郑士庶，翕然依之。多方诱掖，随机道达，折夸者之锋，散执者之迷，晓愚者之黑，清贪者之滞。势声益张，走集滋遐，靡然而财贍，雅然而院列，轩房互映，图像增设，目前千里，足下万井，方肆而大之，使后不能加。大历五年正月五日，无疾而歿，其三月，塔成以瘞。厥后恩加院额，曾经寺事，千甍波起，万金堆聚，孰不感叹！藁栽成乎合抱，九流源于滥觞，推功归美，我则无愧。门弟子如岳等，以岁时益深，流辈向尽，惧成芜灭，后人不知，乃磨好石，托我铭曰：

士不拘教，矫俗恶兮。人惊独出，掀挛缚兮。能适其静，既峣高兮。非药非花，结架牢兮。厥后因之，大而肆兮。门人泣落，纪成事兮。

韩文公神道碑

韩氏出晋穆侯。晋灭武穆之韩，而邑穆侯孙寓于韩，遂以为氏。后世称王。汉之兴，故韩襄王孙信有功，复封韩王，条叶遂著。后居南阳，又隶延州之武阳。拓跋后魏之帝，其臣有韩茂者，以武功显，为尚书令，实为安定桓王。次子均袭爵，官至金部尚书，亦能以功名终。尚书曾孙叡素，为唐桂州长史，善化行于江岭之间，于先生为王父，生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仆射生先生。

先生讳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然角，嫂郑氏异而恩鞠之。七岁属文，意语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子，而侈其文。秀人伟生，多从之游，俗

遂化服，炳炳烈烈，为唐之章。贞元十四年，用进士从军宰相董晋平汴州之乱，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门，先生实师之。擢为御史。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阳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孙。累除国子博士，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郢、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士，官无敢问者。先生将摘其禁，以壮朝廷，断民署吏，候令且发，留守尹以闻，皆大恐，遽相禁。有使还为言，宪宗悦曰：“韩愈助我者。”是后郢邸果谋反东都，将屠留守以应淮、蔡。华州刺史奏华阴令柳涧赃，诏贬涧官。先生守尚书职方郎中，奏疏言：“华近在国城门外，刺史奏县令罪，不参验，坐郡。”御史考实，奏事如州，宰相不为坚白本意，先生竟责出省。复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迁中书舍人，廷议蔡叛可诛，与众意违，改右庶子。

十二年七月，诏御史中丞司彰义军讨元济。出关趋汴，说都统弘，弘悦用命，遂至郾城。审贼势虚实，请节度使裴度曰：“某领精兵千人取元济。”度不听察。居数日，李愬自文城早行，无人，擒贼以献，遂平蔡方，三军之士为先生恨。复谓度曰：“今藉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先生授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承宗恐惧，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还拜刑部侍郎。宪宗盛仪卫迎佛骨，士女纵观倾城，先生大惧，遂移典校上章极谏，贬潮州刺史。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迂。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来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史袁州如潮。征拜国子祭酒，其属一奏用儒生，日集讲说生徒，官人以艺学浅深为顾，侍品豪曹游一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镇反，太原兵以轻利诱回纥，召先生祸福，譬引虎啮臙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陈得失。王廷凑屠衣冠，围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虺虺，先生奉诏入贼，渊然无事行者。既至，召众贼帅前，抗声数责，致天子命，词辩而锐，悉其机情，贼众惧伏。贼帅曰：“惟公指。”令乃约之出元翼，归士大夫之丧。功可意而复，穆宗大喜，且欲相之。

迁吏部侍郎。会京兆尹以不治闻，遂以迂拜，敕曰：“朕屈韩愈公为尹，宜令无参御史，不得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优之。”禁军老奸，宿恶不摄，尽缚送狱，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宠，旦夕且相，先生不诣，固为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决之，先生脱囚械纵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两改其官。复为吏部侍郎，铨不锁，入吏，选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与三科取才

，财势路绝。病满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赠礼部尚书。宝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县。

先叔父云卿，当肃宗、代宗朝，独为文章官。兄会，亦显名，官至起居舍人。会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焉，用报之。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史，考合《传》《记》，侃侃正色，伏其所执词。决政而出，又曰：“某贤善耳。”必心跃色扬，钩而游之，内外惇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庇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诮笑之，愈笃。未尝一日不对客，闺人或昼见其面，退相指语，以为异事。实嗜才技，毫细无所略，然而天下之进士而后者望风懔畏，以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门不敢造。未尝宿货，有余财，每曰：“吾明日解衣质食，今存者已多矣。”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俗习夷教，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夫人高平郡君，狐前进士昶，谨以承命。湜既以铭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叶德谊于碑，以图永久，而揭以词：

韩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赵孤，天下阴福。子孙宜昌，宣惠遂王。秦绝韩祀，蚁虱有子。继王阳翟，继王安定。三王其爵，韩氏何盛。桂胃系雅，三祖官下。秘书发祥，追锡仆射。径孰道荒，物丧其明。谁愍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袭蹈圣矩。基于其身，克后其所。居归丘轲，危解祸罗。具兮素兮，有脍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廉陛乃颓，群心孔哀。厥声赫赫，满华遍貌。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铭在碑，展我哀思。

韩文公墓志铭（并序）

长庆四年八月，昌黎韩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谕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绪之录，继讣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阳，乃器而叙铭其墓，其详将揭之于神道碑云。

先生讳愈，字退之，后魏安桓王茂六代孙。祖朝散大夫桂州长史讳叡素，父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既发不掩，声震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人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始先生以进士三十有一仕历官。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

，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常惋佛老氏法溃圣人之堤，乃唱而筑之，及为刑部侍郎，遂章言宪宗迎佛骨非是，任为身耻，上怒天子，先生处之安然，就贬八千里海上。呜呼！古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吴元济反，吏兵久屯无功，国涸将疑，众惧汹汹，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宰相军出潼关，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王庭凑反，围牛元翼于深，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庭臣往谕，众栗缩，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韩愈可惜。”穆宗悔，驰诏无径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至贼营，麾其众责之，贼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孙辰告余于齐，以为急病，校其难易，孰为宜褒？呜呼先生，真古所谓大臣者耶！还拜京兆尹，敛禁军，贴旱余，鬻幸臣之铍。再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

先生与人洞朗轩辟，不施戟级。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丧葬。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鉅人长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阳卢氏，孤前进士昶，婿左拾遗李汉、集贤校理樊宗懿，次女许嫁陈氏，三女未笄。铭曰：

惟天有道，在我先生。万颈胥延，坐庙坐行。令望绝邪，痼此四方。惟圣有文，乖微岁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义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书，经纪大环。唵不时施，昌极后昆。噫嘻永归，奈知之悲。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书》通《春秋》，非仁义不动。年二十三，贞元十九年如京师，将举五经，秋及陕，见无诏，东还，冬及宋而病，闰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纒不铄身，寒之声与将死之声犁然。其具书存乎侧，其所行存乎侧。友人安定皇甫湜适至，见之而哀之，为文悲之：

浑沌无端，谁开辟之？善恶未形，谁分白之？善其福之，恶其祸之。谓善之福，夷死何饿？谓恶之祸，跖死何肥？何阖闾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娄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张其事，而颠倒其数？天且高，地且辽。鬼神之形幽，敢问何故？巫咸招曰：“来吾语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粗者常有余。有余常丰，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着矣，指物以复子何？圣者千年，而愚者如麻。凤凰不下，而鸱鸢满家。何草不芝，尽野而莎。何虫不龙，尽水而虾。非精者理少，而粗者理多？兰茝何先，施老何难？玉何为而脆，石何故而顽？衣冠何蹙，袂襖何蕃？何麟而怪，何鹤而轩？彼人事皆然，推于物亦然。是为自然。”巫咸毕歌，歌已而去之曰：“父耶母耶？天兮人兮。已焉哉！谓之何哉！”

祭柳子厚文

呜呼柳州，秀气孤禀。弱冠游学，声华藉甚。肆意文章，秋涛瑞锦。吹回虫滥，王风凛凛。连收甲科，骤阅班品。青衿搢绅，属目敛衽。公卿之禄，若在仓廩。至骏难驭，太白易惨。华钟始撞，一顿声寝。梧山恨望，桂水愁饮。郁郁群议，悠悠积稔。竟淹荒瘴，遂绝羈枕。呜呼柳州，命实在天。贤不必贵，寿不必贤。虽圣与神，无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视咨嗟。归葬秦原，即路江皋。声容蔑然，相叹增劳。惟有令名，日远日高。式荐诚辞，以佐羞醪。尚飨。

诗词

出世篇

生当为大丈夫，断羈罗，出泥涂。四散号呶，俶扰（扰俶）无隅。埋之深渊，飘然上浮。骑龙披青云，泛览游八区。经泰山，绝大海，一长吁。西摩月镜，东弄日珠。上括天之门，直指帝所居。群仙来迎塞天衢，凤凰鸾鸟灿金舆。音声嘈嘈满太虚，旨饮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饫饫不尽，使人不陋复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姝。当御者几人，百千为番，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体化膏露明，湛湛无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裴）然虚无。翕然复抟，抟久而苏。精神如太阳，霍然照清都。四肢为琅玕，五脏为璠玕。颜如芙蓉，顶为醍醐。与天地相终始，浩漫为欢娱。下顾人间，溷粪蝇蛆。

题浯溪石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有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若（一作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载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与（一作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

石佛谷

澶漫（漫澶）太行北，千里一块石。平腹有壑谷，深广数百尺。土僧何为者，老草毛发白。寝处容身龕，足膝隐成迹。金仙琢灵象，相好倚北壁。花座五云扶，玉毫六虚射。文人留纪述，时事可辨析。鸟迹巧均分，龙骸极癯瘠。枯松间槎枿，猛兽恣腾掷。蛞蝓（虫屋）虫食纵（一作踪），悬垂露凝滴。精艺贯古今，穷岩谁爱惜。托师禅诵余，勿使尘埃积。

皇甫松文集

大隐赋并序

栾子，进不能强仕以图荣，退不能力耕以自给。上不能放身云壑，下不能投迹尘埃。似智似愚，人莫之识也；如狂如懦，物不可知焉。酒泛中山，适逢千日；萍漂上国，迨逾十年。遨游不出于醉乡，居处身同于愚俗。闵仲叔之殊见，徒避猪肝。屈大夫之褊怀，浪投鱼腹。是以坐成滌，器行将赁舂。拥万卷而笑百城，举箪瓢而歌一室。必期口无二价居卖药之流，身抗三旌入屠羊之肆。于是诗轻《招隐》，赋陋《归田》，和光同尘，尝闻语矣，遁世无闷，岂虚言哉。荣启期之鼓琴，身终三乐。严君平之卖卜，日止百钱。是可以融神保和，含道咏德，亦何必拂衣丹峤，散发清流，吸玉露之英，撷金芝之秀，炼神化骨以为荣乎，甚不然也。何况华裙飞盖，铿玉拖金，赫赫煌煌，光宠相耀，有是夫哉。昔尚长设论富不如贫，曹刿立言食肉者鄙。请事斯语以奉周，旋以书于绅，以铭于座。河上公之章句，纷其旷欤。汉阴叟之畦町，不亦劳也。言而不足，聊为赋云，芜音适愧乎。雕虫浪迹遽同乎。豹隐陋，均侗父诚，堪覆瓿以增嗤，价重兼金，未足披沙而见择。

有招隐谓栾子曰：尔其贤乎？何懵懵之如是也？栾子喑然。招隐者曰：夫天地阴阳专其神，日月星辰专其耀，山岳峰峦专其高，江海川渎专其深，所以沧茫曠朗，巍巍弥弥者也。殆非口适（二字是）所能彩发于其间矣。自此以降，各专其能，众自烦也。龙专其灵，虎专其猛，火专其烈，水专其柔，霹雳专其怒，魑魅专其怪，至尧专于治民（治民等字，唐私文上阙笔），舜专于治孝，夏禹专于治（一作理）水，成汤专于救旱，周公专于接贤，仲尼专于化物，老聃专于道德，庄子专于逍遥，迨于史鱼伯宗专于直也，季札郭伋专于信也，侯嬴荆轲专于义也，子胥晁错专于忠也。鼃鼃、鱼豚、螭螯、龟蜃，专于水也，麋麋、麋鹿、狐狸、熊罴，专于山也。飞鼠专于暗矣，飞蛾专于明矣。至于蜘蛛、蟋蟀、螳螂、蜉蝣，皆有所专而未能暂悉其所专也。观尔之志，退非专闲，进非专仕，愚不专愚，智不专智，操心若老成，谋身若儿戏，颠倒上下，罔识所谓亦有专之者乎？栾子曰：有之，吾专于不专也。招隐于是知其大人也。敛衽易容，退而复拜，拜而且跪，言曰：昔仲尼所谓走兽可罗，渊鱼可缙，飞鸟可罾，至于龙驾风电乘云雷，吾不知之，今先生之谓矣，请从而书之。于是，栾子乃推琴濡毫，以讫其辞，邈乎悠哉。旷宇宙而氛埃，古茫茫而日去。今纷纷而月来，开辟天地之上圣，分裂山河之雄材，蛇身虎鼻，螭质龙胎，乘刚柔于水火，含变化于风雷，莫不随草莽而共腐，与珠玉而同灰，悲夫。自兹已降，又何营营而不回，所以八荒放志，六合游神，皓然矫首，兀若无身，顾不惧于来者，又何希于古人！老聃烦于论德，释氏诡以推因。苟吾心卓然而不惑，又宁见欺于此君？何况驾鹤真人，吹笙王子，玉树玲珑，金台迢迢。青鸾翠凤之飞鸣，丹豹赤麟之游止，刘安鸡犬，吕恭奴婢，子英拜而鱼飞，初

平叱而羊起，或煮药而针龙，或飞符而縶（一作系）鬼，负柴草而广施，赌菜瓜而博戏。纷乎哉，故吾不悉心而信矣。又有青龙上汉，白鹿陵虚，变砂神米，质酒灵书。吁！稚川与子政何相欺之甚欤！赤城玄圃，任公子之所居。荒垣朽竹，丁令威之故墟。安用翩翩为白鹤，何必悠悠骑碧驴已焉哉！吾将居常待终而已矣，又何神仙之学乎？于是掩蓬扃，闭茅屋，几案诗书，形骸土木。虽促（疑捉）襟而露肘，终击壤而鼓腹，有酒刘伶，无妻犊牧。花菲菲而晚红，草凄凄而暮绿。春水两派，晴山数曲，吟四首以愁浓，举一觞而欢足。波激越而瀛溶，竹含烟而朴簌。倚仗则手放青鸪，脱冠则发辞斑鹿。养牛不乘，生鸡懒祝。苟求仁而得仁，又何荣而何欲？世事纷纷，生涯促促，亦何为乎龔金，亦何为乎泣玉！悠哉已矣，胡不顺时而从俗耶。亦有居陋巷而易志，顾好爵而回肠，耻白屋之萧瑟，期青云之颀颀。宠崇朱紫，誉蔼馨香，交亲翁而相会，门巷晔而生光。危冠岌岌，环佩锵锵。朝朱门而受爵，暮赤族以罹殃。信刑汉朝，胥流吴水，一室熏而香焚，三穴空而犬死，能守节以保身，然后谓之君子。万古勋庸逐风砂，歌钟玉帛散朝霞。华亭晋陆悲朱顶，上蔡李斯忆素牙。稽康临刑而顾影，窦婴就戮而兴嗟。高鹿马以丧国，晔虺豕而忘家。谅覆车之在眼，吾将易辙而止邪。于是振遐思，荡清虑，摆簪裾，遯名誉，聊疏放以安贫，冀静僻而为趣，乃步重水，常趋遥林。奇峰崑垒，古木森沉，泉出山而渐浅，云入洞而愈深。遇清风而藉席，对绿筱以开襟。垂萝窈窕以缪结，连峦菌蠢而相寻。望去鹤于沙尾，见归龙于水心。青苔润而饶露，碧梧欹而足阴。松脂滴酒，树瘿台琴，山席平铺而叶坠，书卷横开而露侵。回首遥壑，松萝漠漠，曲径抱云，根斜阳遶，山脚瀑迸。疑悬峰危欲落，历断岫而峥嵘，入疏林而绮错。委叶交扶，盘根相阁，野鼠斗于林梢，山鸡鸣于丛薄。蔓初时紫，壁危或拓，出入烟萝，徊翔寥廓，灵葩露叶芳，绵绵山青云，白心悠然。徐生赴哭三千里，莱子留书十四篇。陆通避楚而负甑，张翰辞吴而解船，岂求闻而矫俗，谅襟怀之异焉。予亦何人，思为逸民，朝常拥耒，暮或垂纶。山泉鸣而入夜，洞花寒而变春。闲游谿野，疏食惯贫，盘中之周生紫蓼，岭上之陶公白云。野岸波澄，蓬门露晓，徘徊绿水之际，萧洒青林之表。杞根成狗，萝叶垂鸢，山鹿奔而草低，野鹤飞而桂裊。溪外负薪，田中荷蓑，鹑披子夏之衣，蛙鸣稚圭之沼，垄亩连延，桑麻绕缭，入岫而朽竹芟疏，出溪而茅茨稀少，依林壑以终焉。经沼沚而留连，花披篱而绵络。瀑鸣山而布悬潭。中则嗔（一作頰）鱼跃日洞，里则沉鹿叫烟。遇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驻船。槎崩水没，树空篱穿。雉雒雾旦，鼉鸣雨天。灌于陵之药圃，耕彭泽之黍田。偷闲散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开山决水，浇兰蒔芷，移风桂于岭头，种烟篁于涧里。浪满沉舟，苔生湿地，山廩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鸥喜。或曲岸而流觞，或平崖而隐

几。烟霞缭绕，松桂逶迤，踉鹤（二字一作踉跄）西来，惊鸾（一作鸾）南起，始嶮嶮之不极，终泐泐而未已。慨然怀古，中心如醉，忆耽酒之步兵，想能诗之都尉，先生则五斗成文，君王则七言见志。陆机之价难谐，郑众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将已而谅纷纷于来者。欲停觞而迟，谁永怀掩抑，遐思歔歔，鉴往行之得失，悟前贤之是非。至如龙章凤姿之异，鸱化鹏立之姿，重踵骈胁，龟背虎眉，莫不截野格禽，深江斩螭，摔搏犀兕，磔烈（疑作裂）熊罴，藉鱼烂之势，兴龙变之机。日亏星陨，海动山移，澶漫轳乱，推斥支离，然后纘百王之鸿烈，应五运之昌期。于是，玉帛郡国，钟鼓神祇。叠笋醪醴，筵俎鼎膈。周旋登陟，以严以私。威仪文物，缤纷陆离。礼乐戎狄，冠带蛮夷。轰然一瞬，雷（疑作电）威风驰，明远叹芜城之作，子山叙离别之词，虽寂寞而远矣。良咨嗟而愍之，若夫舒巧矜谈，沾多肆欲。蒯通一说而亡三，墨翟九拒而余六。智不如葵，义轻于粟。资讯说而有余，在通议之不足。置此独幽沉，昔人难复寻。＜舟龙＞＜舟邛＞绕南浦，薜荔满西林。岭遮亭而青兽不起，松横水而苍龙欲沉。鸥泛空而点雪，月零渡（一作波）而荡金。独徘徊以无侣，悄持觞而未举。叹巨卿之不来，嗟子皮之乖阻。胡不长逝，子而隐忧，决比德于单（音善）卷，逝追踪于许由。道匪五往，思无三求。与伛偻而同去，共支颐而云休，孰得孰失，何恩何讎？岂若介子推之怨晋，费子阳之泣周，烟飙勃起，涕泗横流，徒血尽于双目，竟灰错于一丘。所以顺世浮沉，与时消息，冥神观化，何往不极。啮缺之问恶乎知，哀骀之心莫之识。今昔茫茫，兴衰运长，超然委命，于何不臧，亦何悲于麟获，亦何嗟于豹藏。薜叶离披之岛，槐根拥肿之场，白鸥两岸，青莎一床。遇四老而极逸，逢七贤而甚荒，露湿书笈，尘生药囊。杨子袍穿，仇生室方。结痛饮之山简，就蔬飧之袁唐。我有遐说，超然自悦，鄙文马与华轩，况金台之玉阙。药不可还童，方难为馭风。莫希鱼背客，不作鹿门翁。门何山而不对，水何径而不通。云归则千峰卧绿，桃飘则一川踏红。南湾渔者，东郊老农。形骸坐类，襟带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驾犊而相从。采药于岩下，行歌于里中。儿童目以痴叔，乡人指作愚公。怪蒋诩之径狭，笑孙登之室空。昔者梁伯鸾之牧猪，马仲圭之置兔，毛公隐身于博徒，严生攻书于卜铺，咸蓄奇声，共沉高步，杂闾里而寄清，汨尘泥而自污。我亦悠悠，何远（疑）去留，方寸自足，徒劳外求。入烟霄而何乐，处城市而何忧。于是抵鄜郭，出林丘，九衢骈罗而自适，三市纷哗而自游。榱楹接棋，挽辂连辘，金碧簇而霞烂，罗纨开而浪浮。晓入屠肆，春游酒楼，卧白犬于瓮下，悬青蚨于杖头。并啸父以补履，同庖丁之解牛。遇茅狗之迎酒姬，逢木羊之随葛由。旗亭日将夕，百戏忘休息。汉女踏红绡，海人抛赤仄。飞尘宵合，器声昼塞。泥烛巧成，皮钱妙饰。涤器则或损殊材，当垆则时逢丽色。与商

丘而同怀，共文宾而晦迹。斥鷃逍遥，藩篱可巢，不惮负局，何羞卖胶。或有货药藏名，佣书养志。或屠狗于横街，或奔牛于列肆。道合情同，心谐迹似。稊体浊形，捐聪斥智。虽殊之于万途，咸趋之于一揆。天道云云，亡知丧真。孰能国士，吾为市人。德与时而偕益，道随行而日新。一牛衣以温体，五羊皮以易身。罗衣骇目，丽质惊邻。诂谓正色，宁吾所珍。不望豹变，非图螭伸。誓洗耳秽，那桃指文。恶心长而发短，验齿亡而舌存。损又损以立操，材不材而用神。伊大道缅邈而不极，聊糟粕于斯文。乃援琴而歌曰：茫茫大块兮齠沦透迤，生我至德兮其心孔殷，茫茫兮孰知其施？道之虚，维吾之庐；闾之隘，维吾之宾矣；道之隘，维吾之室；闾之器，维吾之党矣！杳乎徐乎，辽乎冥乎，维吾之娱矣！刚龙之蟠长云兮夭矫蜿蜒，修鳞之喜横海兮纷潏游沿，游神于六合之外兮希夷自然。又歌曰：曾澜起兮风自飘，云溶溶兮连沆（沉）寥，微风息兮波以平，云霏霏兮开杳冥。重岩邈兮修已远，洄潭渺兮深复浅，羽余觞兮空余壘，玉颜酡兮山已颓，羲皇何以不复回？捐形弃世兮如我何哉！金踊跃兮求莫耶，为不祥兮将奈何！招隐者歌曰：大道由由（一作“悠悠”）而熙熙，吾莫知施谁宗，栾子吾其嗣之。至化荡荡而一一，吾莫知专谁师，栾子吾其与焉。歌阕，杉竹萧然而迭响，鸟兽徘徊而更鸣。怡然鼓琴，抗然起舞。于是标问答，纂歌诗，不知其名，强为赋之。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十九）

醉乡日月

（一）

百卷本《说郛》卷五十八残文

饮论第一 谋饮第二 为宾第三

为主第四 明府第五 律录事第六

觥录事第七 选徒第八 改令第九

令误第十 骰子令第十一 详乐第十二

旗旛令第十三 下次据令第十四 闪○令第十五

上酒令第十六 并著词令第十七 按打第十八

手势第十九 拒泼第二十 逃席第二十一

使酒第二十二 勤学第二十三 乐规第二十四

小酒令第二十五 裸法第二十六 进户第二十七

酿酒第二十八 风俗第二十九 自序第三十

饮论

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乐其洁也；醉得意宜艳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鸣鼙（一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慎章程，畏其侮

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审其宜，攻其景，以与忧战也。呜呼！反此道者，失饮之大也。

谋饮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醱者为愚；色白家醪糯觥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觥醉人者为中人，以巷醪灰觥醉人者为小人。夫不欢之侯有九：主人吝，一也；宾轻主，二也；铺陈杂而不叙者，三也；乐生而妓娇，四也；数易令，五也；骋牛饮，六也；迭诙谐，七也；互相热（一作手相属），八也；惟欢骰子，九也。欢之征有十三：得其时，一也；宾主久间，二也；酒醇而饮严，三也；非觥盃不讷，虽觥盃而壘不讷者，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饮不重膳，六也；不动筵，七也；录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请（一作情），九也；废卖律，十也；废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欢勿暴，十三也。审此九候、十四（按从上文应为十三）也，征以为术者，饮之王道也；惟欢乐者，饮之霸道也。

为宾

愚同柴也，僻若子张。当宣令乃塞耳不听，及行令则瞋目重问，此陪坐人耳。

为主

主前定则不繁，宾前定则不乱，乐前定则不（应为必）畅，酒前定则不（应为必）严。时然后欢，人乃不厌。

明府

明府之职，前辈极为重难。盖二十人为饮，立一人为明府，所以规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此皆律录事人入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也，甲明府，得以纠诸明府之罪。夫酒，懦为旷官，猛为苛政（懦为冷也，猛为热也）。若明府贪务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请告公喧黠扰录事（请告谓席人酒热请推物之类），明府之孤暴于四座矣。

律录事

夫律录事者，须有饮材。饮材有三，谓善令、知音、大户也。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燹。夫旗，所以指巡也；燹，所以指饮也；筹，所以指犯也。始宾主就坐，录事取一筹，以旗与燹偕立于筵中。余置器在手。执爵者告请骰子，命受之，复告之曰：“某忝骰子令”，乃陈其说于录事。录事告于四席曰：“某官忝骰子令。”然缕宣之。录事之于令也，必合其词，异于席人所谓巧宣也。席人有犯，既下筹，犯者执爵请罪，辄曰：“一爵，法未当言。”犯者不退，请并下三筹，然告其状讞，不当理则支其

筹以饮焉。席人刺录事，亦如之。

觥录事

凡乌合之徒，以言笑动众，暴慢无节，或叠叠起坐，或附耳嗫语，律录事以本户绳之。奸不衰也。觥录事宜以刚毅、木讷之士为之。有犯者，辄设其旗于前曰：“某犯觥（法先旗而后纛）。”犯者诺而收执之，拱曰：“知罪。”明府饷其觥而斟焉。犯者右引觥，左执旗附于胸。律录事顾伶曰：“命曲破送之。”饮讫，无坠酒，稽首，以旗觥归于觥主曰：“不敢滴沥”，复觥于位。后犯者捉以纛。叠犯者旗纛俱舞。觥筹尽，有犯者不问。（俗谓旬假）

选徒

大凡寡于言而敏于令者，酒徒也；怯猛饮而惜终欢者，酒徒也；不动摇而貌愈毅者，酒徒也；问其令而不重问者，酒徒也；不停觞而言杂乱者，酒徒也；改令及时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诉者，酒徒也；知内乐而恶器者，酒徒也。故告饮之法，选徒为根干，选酒为枝叶，选令为敷萼，则可以慎难者，断可知矣。

骰子令

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迤邐入令。

手势

大凡放令，欲端其颈如一枝之孤柏，澄其神如万里之长江，扬其膺如猛虎蹲踞，运其眸如烈日飞动，差其指如鸾欲飞舞，柔其腕如龙欲蜿蜒，旋其盞如羊角高风，飞其袂如虎眼（鱼跃）大浪，然后可以畋渔风月、缙缴笙竽。

拒泼

孟子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然则酗酒以拒与泼，有异乎？同归酗酒也。盖有闻饮必来，见杯即拒，或酒纠不容密见，明府责饮，则必固为翻滟，椎作周章，始持杯而喏吁，背明烛而倾泼。如此则俱为害乐，并是蠹欢，自当揖之别室，延以清风，展薤叶而开襟，极茗芽以从事。

逃席

酒徒有逃席之疹者，弃之如脱履。

使酒

大凡蔑章程而务牛饮者，非欢源也；醒木讷而醉喋喋者，非欢源也；饰己非而尚议讫者，非欢源也；得浅酒而诉深酌者，非欢源也；饮愈多而貌弥淡者，非欢源也；不谕令而病敏手者，非欢源也；己令谬而恶人议者，非欢源也；好请罪而讳以筹者，非欢源也。此八者，盖沉酗以滥觞，纷喧之鸿渐也。

进户

进户法：葛花、小荳花各阴干，各七两为末，精羊肉一斤，如法作“生

”。以二花末一两，匀入于“生”中。如先只饮得五盏，以十盏好酒熟暖沃“生”服之，至日进一服。花尽，作户倍矣。

（二）

《中华野史唐朝卷》陈尚君辑校、黄清发整理

《醉乡日月》三卷，唐皇甫松撰。松字子奇，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人（今浙江建德人）人。古文学家皇甫湜子。开成、会昌间，累试进士不第，终身未仕。著有《大隐赋》、《续牛羊日历》及本书。本书序作于会昌五年（八四五），自称为酒后戏作，录当时饮酒者之格及酒令、酒事风俗等，并藉以寄寓与世乖违之情。原书不存，《说郛》、《类说》等书有所节录，前者存有原书三十章之总目。今重予辑录，以《全唐文纪事》据《永乐大典》录出之序《说郛》所存原目冠于卷首，《说郛》仅节存十四章。令《永乐大典》所存《使酒》一章，大致完整。《类说》则另摘句拟题，今不详所属，姑附于后。

序

叙曰：夫以酒德自怡者，莫若负壶云岩，长歌林莽，希夷陶兀，混浊百年，斯上士之醉也。其或友月朋风，吟烟笑露，资欢于杼轴之境，取胜于微引之场，追傲逸于古人，求舒适于当代，斯中士之为醉也。其或节以丝簧，程以袂舞，焰红烛于春夕，飘翠袖于香筵，以律度为高谈，以风标为上德，含妍吐艳，拂雾萦烟，此下士之为醉也。然而九土英华，五陵豪杰，纵横攘臂，络绎服膺，竟蒙倏忽之心，争牵浑沌之窍，眠瓮者嗤为朴陋，搦管者目曰迂儒。于是上士中人之风，拂尽于樽爵矣。既而六音靡靡，九酝泠泠，傲云山为外人，愿壘杓为剩物。含犀露玉之党，悬纓拖紫之群，联襟而媚新声，接舞而趋艳曲。虽有清真雅士，骀麟高人，亦舍方而就圆，盖彼众而我寡。呜呼！十二年之内，天下翕然同风，酒德之衰，有一于此。余坐当樽壘大会之日，丝簧竞溃之时，蓬在麻中，何暇偃蹇？顷居清洛，欢多徇人，岁月既滋，颇有瑕纇。嫉其为下士之醉，又不能绝利一源，上下相蒙，巧拙相混。昔窦常为酒律，与今饮酒不同，盖止迟筹，寻弃于世。余会昌五年春，尝因醉罢，戏纂当今饮酒者之格，寻而亡之。是冬闲暇，追以再就，名曰《醉乡日月》，勒成一家，施于好事，凡上中下三卷。（《全唐文纪事》卷三三）

饮论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乐其洁也；醉得意宜艳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鸣鼙（一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审其宜，攻其景，以与忧战也。呜呼！反此道者，失饮之大也。

谋饮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味）酸醜者为愚。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觞醉人者为中人，以巷醪灰觞醉人者为小人。夫不欢之候有九：主人吝，一也；宾轻主，二也；铺陈杂而不叙者，三也；乐生而妓娇，四也；数易令，五也；骋牛饮，六也；迭诙谐，七也；互相热（一作手相属），八也；惟欢骰子，九也。欢之征有十三：得其时，一也；宾主久间，二也；酒醇而饮严，三也；非觥盃不讷，虽觥盃而壘不讷者，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饮不重膳，六也；不动筵，七也；录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请谒，九也；废卖律，十也；废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欢勿暴，十三也；审此九候，十四也。征以为术者，饮之王道也。惟欢乐者，饮之霸道也。

为宾

愚同柴也，僻若子张。当宣令，乃塞耳不听。及行令，则瞋目重问，此陪坐人耳。

为主

主前定则不系，宾前定则不乱，乐前定则不畅，酒前定则不严。时然后欢，人乃不厌。

明府

明府之职，前辈极为重难。盖二十人为饮，而一人为明府，所以观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此皆醉录事人入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也，甲明府得以纠诸明府之罪。夫酒懦为旷官，猛为苛政（懦为冷也，猛为热也），若明府贪务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请告公喧黷挠录事（请告谓席人酒热请推搡之类），明府之孤暴于四座矣。

律录事

夫律录事者，须有饮材。饮材有三，谓善令、知音、大户也。凡筵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夫旗所以指巡也，纛所以指饮也，筹所以指犯也。始宾主就坐，录事取一筹，以旗与纛偕立于筵中，余置器在手。执爵者告请骰子，命受之，复告之曰：“某忝骰子令。”乃陈其说于录事，录事告于四席曰：“某官忝骰子令。”然缕宣之。录事之于令也，必合其词，异于席人，所谓巧宣也。席人有犯，既下筹犯者，执爵请罪，辄曰：“一人爵法未当。”言犯者不退，请并下三筹。然告其状，讫不当理，则支其筹以饮焉。席人刺，录事亦如之。

觥录事

凡乌合之徒，以言笑动众，暴慢无节，或叠叠起坐，或附耳啜语，律录事

以本户绳之，奸不衰也。觥录事宜以刚毅、木讷之士为之。有犯者，辄设其旗于前，曰：“某犯觥令（法先旗而后纛）。”犯者诺而收执之，拱曰：“知罪。”明府饷其觥而斟焉。犯者右引觥，左执旗，附于胸。律录事顾伶曰：“命曲破送之。”饮讫无坠酒，稽首以旗觥归于觥主，曰：“不敢滴沥。”复觥于位。后犯者捉以纛，叠犯者旗纛俱舞。觥筹尽，有犯者不问。（俗谓旬假）

选徒

大凡寡于言而敏于令者，酒徒也；怯猛饮而惜终欢者，酒徒也；不动摇而貌愈毅者，酒徒也；问其令而不重问者，酒徒也；不停觥而言杂乱者，酒徒也；改令及时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诉者，酒徒也；知内乐而恶器者，酒徒也。故告饮之法，选徒为根干，选酒为枝叶，选令为敷萼，则可以慎难者，断可知矣。

骰子令

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邐入令。（以上《说郛》卷五八）

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摩令、抛打令。（《容斋续笔》卷一六）

手势

大凡放令，欲端其颈，如一枝之孤柏；澄其神，如万里之长江；扬其膺，如猛虎蹲踞；运其眸，如烈日飞动；差其指，如鸾欲飞舞；柔其腕，如龙欲蜿蜒；旋其盞，如羊角高风；飞其袂，如虎眼大浪，然后可以畋渔风月、绘缴笙竽，以召饮徒。

拒泼

《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然则酗酒以拒与泼，有异乎？同归酗酒也。盖有闻饮必来，见杯即拒，或酒纠不容，密见明府。责饮则必固为翻滂，推作周章，始持杯而喏吁，背明烛而倾泼。如此则俱为害乐，并是蠹欢，自当揖之别室，延以清风，展薤叶而开襟，极茗芽以从事。

逃席

酒徒有逃席之疹者，弃之如脱履。（以上《说郛》卷五八）

使酒

《商书》曰：“沉酗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败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谋欢，往往翻以为祸，夫合乐设酒者，得不慎其选徒欤！大凡蔑章程而务饮者，非欢源也；醒木讷而醉喋喋者，非欢源也；饰己非而尚议讫

者，非欢源也；得浅酒而诉深酌者，非欢源也；饮愈多而貌弥淡者，非欢源也；不谕令而嫉敏手者，非欢源也；己令谬而恶人言者，非欢源也；好请罪而讳以筹者，非欢源也。此八者，盖沉酗之滥觞，纷喧之鸿渐也。无使滋蔓，虽悔可追。复有每获登筵，必为负气，谬矜明敏，辄纵雌黄，言己乖张，必称我罪，何以差池，则其必不免。又诈行忠告，旁作指瑕，或目逆送之，或口以传授，倒上与下，欲盖而彰。唯求旁若无人，未曰刃有余地，所谓民斯下矣，是宜与众弃之。至于珠不务欢，更为使酒。一与一夺，始则晋楚争强；载笑载言，俄成周郑交恶。于是狂如祢子，夺若灌侠，惟口起羞，声闻于外，或凌兢岸帻，或叱咤褰衣，騷牛饮千钟，将虎视一席，纷拿酒啜，喧喧而踊跃用觥，挠乱乐工；坎坎而自伐鼓，恣凭曲蘖。大纵轻佻，断绝而丝竹无伦，俯仰而章程失绪。问令不已，告之而莫晓懵懵；使自趋之，茫然而不谐节奏，非无以指谕，终成执柯伐柯。既而冠履披猖，俄亦言语无节，风馱弘管，雾散绮罗，灭灯烛于花筵，发扃关于柳巷，遣其恋欢者潜身巢地，使酒者揽辔长衢。然后重焰金缸，再陈绮席，列婣娟之子，间风雅之宾，极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凶无害乐，暴不阻贤，缓从文囿之中，深入醉乡之路。然后绝踪酗客，啮指狂徒，欢从凤归于云，輒在乌合而醉。凡百君子，得无警焉！糟丘子抚然而歌曰：“客乡如使酒，四座罗绮空。细笛半楼月，慢筝高树风。金缸罢照耀，珠箔失玲珑。匹马上桥去，双鱼无复踪。”（《永乐大典》卷一二〇四四）

进户

进户法：葛花、小荳花各阴干，各七两为末，精羊肉一斤，如法作生。以二花末一两，匀入于生中。如先只饮得五盏，以十盏好酒，熟暖沃生服之。至日进一服花，尽作户倍矣。（《说郛》卷五八）

害马

酒谓不可与饮者，为欢场之害马。

饮饰

饮饰者，如暑中置寒筵冰之类。

饮储

下酒物色，谓之饮储。

饮器

饮器大曰武，小曰文。

六鹤齐飞

古者交欢多为博。《列子》曰：“虞氏设乐饮酒，击博接士，其齿以牙，饰以箭，长五寸，其数六，刻一头作鹤形。”《仙经》云：六鹤齐飞“，盖其名也。宋、齐以降，多以樗蒲头战。酒骰子之制，亦六鹤、樗蒲之变也。

狂花病叶

或有勇于牛饮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复凋病叶者。饮流谓睡眊者为狂花，目睡者为病叶。

招手令

《招手令》云：亚其虎膺谓手掌，曲其松根谓指节，以蹲鸱间虎膺之下。蹲鸱，大指也。以钩戟差玉柱之旁。钩戟，头指；玉柱，中指也。潜虬阔玉柱三分。潜虬，无名指也。奇兵阔潜虬一寸。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已结矣。

霹雳醪

暑月候大雷霆时，收雨水淘米炊饭，酿酒名霹雳醪。（以上《类说》卷四三）

诗词

天仙子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蒹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

又

踟躕花开红照水。鹧鸪飞速（绕）青山嘴。行人经岁始归来，千万里。错相倚。懊恼天仙应有以。

浪淘沙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舡（船）半欲沉。宿鹭眠鸥（洲）飞（非）旧浦。去年沙嘴是江心。

又

蛮歌豆蔻北人愁。蒲（松）雨杉（蒲）风野艇秋。浪起鸂鶒眠不得，寒沙细细入江流。

杨柳枝

春入行宫映（暖）翠微（旗）。玄宗侍女舞烟丝。如今柳向空城绿，玉笛何人更把吹。

又

烂熳春归（环、还）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黄（绿）莺长叫空（香）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

摘得新

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又

摘得新。枝枝叶叶春。管弦兼美酒，最关人。平生都得几十度，展香茵。

梦（忆）江南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间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又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采莲子

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又

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

竹枝

槟榔花发（竹枝）鸕鹚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又

木棉花尽（竹枝）荔枝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又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又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又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又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抛球乐

红拨一声飘。轻裘坠越绡。坠越绡。带翻金孔雀，香满绣蜂腰。少少抛分数，花枝正索饶。

又

金蹙花球小，真珠绣带垂。绣带垂。几回冲凤蜡（烛），千度入香（春）怀。上客终须醉，觥盃且（杯自）乱排。

怨回纥

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颍利国，饮马胡卢（芦）河。

毳布腥膻久，穹庐岁月多。雕窠（巢）城上宿，吹笛泪滂沱。

又

祖席驻征棹，开帆候信潮。隔筵桃叶泣，吹管杏花飘。

船去鸥飞阁，人归尘（一作鹿）上桥。别离惆怅泪，江路湿红蕉。

登郭隗台

燕相谋在兹，积金黄巍巍。上者欲何颜，使我千载悲。

古松感兴

皇天后土力，使我向此生。贵贱不我均，若为天地情。

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独立天地经。

寄言青松姿，岂羨朱槿荣。昭昭大化光，共此遗芳馨。

劝僧酒

劝僧一杯酒，共看青青山。酣然万象灭，不动心印（一作即）闲。

句

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宫。